

雲林縣一一四年度全縣語文競賽

區賽國中組 國語朗讀 篇目

- 一、大理石
- 二、天才夢
- 三、石頭庭院
- 四、在沉思的街道
- 五、清心苦味
- 六、蝴蝶
- 七、賞樹
- 八、踮起靈感的腳尖
- 九、一棵特別的樹
- 十、山城的美麗與滄桑
- 十一、生活中的感動
- 十二、迷濛的春雨
- 十三、探訪大雪山森林
- 十四、盒子
- 十五、窗的情調
- 十六、雲淡風輕
- 十七、讀山
- 十八、心中有一把尺
- 十九、方舟
- 二十、木部十二畫
- 二十一、年味
- 二十二、老房子
- 二十三、車站
- 二十四、夏夜
- 二十五、啊！木棉
- 二十六、月台
- 二十七、文字外的文明
- 二十八、故鄉那條黃泥路
- 二十九、欖仁樹
- 三十、鉛筆尖的幸福記憶

一、大理石

吳然

我在溪邊打磨我的大理石。

溪水是清涼的，明淨的。溪流來自有著許多傳說的點蒼山，來自埋藏著許多大理石的點蒼山。我抄起清涼的、明淨的溪水，在一塊呈現著暗綠色和白色水紋的光滑的石板磨著我的大理石。溪邊的一叢豔紅的杜鵑，連同我的影子，一齊映在溪流裡。

我不知道我看見過多少美麗的大理石。我只知道，在我們這條有名的礎石街上，我看見的每一塊石面，都是一幅美麗的圖畫——

有雲海，有雲海中的雪峰；

有墨綠的、淡紫的青山，白得發藍的雲霧填滿山谷；

有潮濕得發亮的山崖，有崖畔的青松、綠樹；有紅的杜鵑、黃的杜鵑，啊，也許是霜的秋葉，也許是山火的火苗；

有飛瀑，有溪流；晶亮的小石子，在清清的溪水裡閃爍，彷彿是溪流的眼睛；

有綠絨絨的山坡，有卵石閃亮的河灘；有野花搖曳，有馬群奔馳，有牛飲水，有羊吃草；

有小鳥跳躍在枝頭，有小狗和小貓做遊戲；

啊，凡是天底下有的，在這些豐富的石面上都可以找到！

我不知道用我們家鄉的名字命名的這種石頭，為什麼這樣的美麗？

我問阿奶，阿奶說是「玉姑娘」點化的。這是真的嗎？大理石真是「玉姑娘」駕著彩雲飛走後留下來的嗎？我常常看著雲遮霧繞的點蒼山，看著傳說「玉姑娘」住過的三陽峰，我想像著能點化出大理石的仙女「玉姑娘」。

可是現在，我在溪邊打磨我的大理石。這採自點蒼山的石塊，我要像石匠阿爸一樣，使它放射出光彩。我抄起清涼的、明淨的溪水，在光滑的石板上磨著，磨著。當石上顯露出淡淡的畫面，啊，我在馳騁的想像中，突然明白了！大理石，你不是「玉姑娘」點化的，你的美麗就來自我們的家鄉！隨著點蒼山泉水的滋潤，家鄉的美景印在你的身上，你的心裡；還有那許許多多神奇美妙的故事、傳說，也印在你的身上，你的心裡。是你，大理石，你把家鄉的美麗收藏！啊，我也突然明白了，大理石。要使家鄉更美麗，既要開掘，也要創造，如同打磨你一樣，大理石！

抄起清涼的、明淨的溪水，我在溪邊打磨我的大理石。啊，你以家鄉名字命名，大理石，你的美麗和家鄉連在一起。

二、天才夢

張愛玲

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視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然而，當童年的狂想逐漸褪色的時候，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世人原諒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

加上一點美國式的宣傳，也許我會被譽為神童。我三歲時能背誦唐詩。我還記得搖搖擺擺地立在一個滿清遺老的籐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眼看著他的淚珠滾下來。七歲時我寫了第一部小說，一個家庭悲劇。遇到筆劃複雜的字，我常常跑去問廚子怎樣寫。第二部小說是關於一個失戀自殺的女郎。我母親批評說：如果她要自殺，她絕不會從上海乘火車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為西湖詩意的背景，終於固執地保存了這一點。

我僅有的課外讀物是《西遊記》與少量的童話，但我的思想並不為它們所束縛。八歲那年，我嘗試過一篇類似烏托邦的小說，題名快樂村。快樂村人是一好戰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國皇帝特許，免徵賦稅，並予自治權。所以快樂村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大家庭，自耕自織，保存著部落時代的活潑文化。

我特地将半打練習簿縫在一起，預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對這偉大的題材失去了興趣。現在我仍舊保存著我所繪的插畫多幀，介紹這種理想社會的服務，建築，室內裝修，包括圖書館，「演武廳」，巧克力店，屋頂花園。公共餐室是荷花池裡一座涼亭。我不記得那裡有沒有電影院與社會主義——雖然缺少這兩樣文明產物，他們似乎也過得很好。

九歲時，我躊躇著不知道應當選擇音樂或美術作我終身的事業。看了一張描寫窮困的畫家的影片後，我哭了一場，決定做一個鋼琴家，在富麗堂皇的音樂廳裡演奏。對於色彩，音符，字眼，我極為敏感。當我彈奏鋼琴時，我想像那八個音符有不同的個性，穿戴了鮮豔的衣帽攜手舞蹈。我學寫文章，愛用色彩濃厚，音韻鏗鏘的字眼，如「珠灰」、「黃昏」、「婉妙」等，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現在，我仍然愛看《聊齋誌異》與俗氣的巴黎時裝報告，便是為了這種有吸引力的字眼。

三、石頭庭院

吳敏顯

我喜歡石頭，對它們非常陌生，看在眼裡，差不多跟日常街巷穿梭的人群一樣，每個人面貌體型差異不大，能夠認得的也就極其有限。

書房落地窗外的庭院裡，我種了一些花木，三十幾年前，佈置這小小庭院時，將舊居移來的桂花，與朋友送來的櫻花，分占頭尾。當中，間雜一棵氣勢凌人而被砍除的紫藤外，還剩有梔子花和四季長青矮不及膝的柏樹，其他全是來來去去時有時無的盆栽及野草。

櫻花樹下那口淺水池塘，是拿河灘溪床抱回來的石頭所砌成。養魚場朋友教我，先放養吳郭魚、琵琶鼠，牠們生命力強，等池底長滿青苔，再送我十幾尾金魚。

兩三年過去，漂亮的金魚吸引鄰近的大人小孩過來觀賞，更招來野貓、夜鷺輪番偷襲，只得把動作遲緩的金魚換成機伶敏捷的各色錦鯉，同時沿池塘四周，搭層網子。

網子阻斷了野貓、夜鷺的侵犯，卻也擋掉了人們觀賞興致。對於我每隔三四天就必須蹲踞池邊，持塑膠管虹吸清理魚群排泄物的功課，更加費時費事。

硬撐了三十年，把自己年歲和腰桿膝蓋全撐老了！不久前終於狠下心，將錦鯉送到員山一座寺廟放生，然後讓整座池塘填上拇指般的銀灰色碎石，花草庭院則鋪滿純黑純白的米粒般細石。

猛然看去，幾分類似日本庭園的枯山水，從此減省清理魚池和拔草的工夫外，仍然維持庭園原有的清幽雅致。

人的一輩子，跟石頭的緣分若有似無，實際上一直存在。也許，這正是帶點自閉孤僻，肩膀又承擔不了重量的老人，樂於親近石頭的原因之一吧！

「你是石頭啊！」

大半輩子過去，已經數不清楚多少次被父母長輩、學校老師、班上同學、辦公室同事、男女朋友，還有擦身而過的開車司機、機車騎士這麼調侃過。

做人不懂得通權達變、學不會八面玲瓏，很容易贏來硬石頭、憨石頭這個稱號。但對於歷經打赤腳走在石頭路的童年少年，對各式各樣的石頭卻相當友善。

四、在沉思的街道

向陽

我假想，有一條街道，街名就叫做沉思。

在這條街道之上，人群熙熙攘攘地走過，彷彿河流一般，伴著濃濃淙淙的音聲，匆匆流過街道的每一個彎角。這是一條熱鬧的街道，每一個彎角都挺立著樹木一樣高聳的街燈，燈光宛似垂覆下來的葉蔭，覆蓋住了走過街燈下的情侶的竊竊私語。街道沿著兩旁建築築出的堤岸走出去，直到黑色的海洋一般黑色的夜色裡。

在這條名叫沉思的街道上，兩旁的酒店炫誇著琉璃的霓虹，閃爍並且多變，慫恿並且刺激著一切不小心撞上她的眼睛；還有酒吧裡頭，隔著霧一樣迷濛的窗玻璃之內，朦朧的人影，濃郁的酒香，頹廢的歌聲，夾帶著一顆別在醉漢頰邊的淚；還有才剛散場的电影院，黑壓壓一下子湧出的人潮，扁帽、惺忪的睡眼、呢絨、窄裙、絲襪、拖鞋，以及蔓生著汗毛的小腿，等等，都擠入了販賣著香腸、水果、檳榔、口香糖和黑輪的街。

這熱鬧喧嘩的街，書店和賓館比鄰，撒在地上的拍賣內褲和穿在櫥窗模特兒身上的大衣同歡。紅燈和綠燈以著一定的節奏相互呼喚，連同東西向、南北向的車燈，交雜著雜沓的腳步，一起運轉。在這條名叫沉思的街道上，閘門永夜暢開，慾望之魚，翩然泳過一切可能靠泊的水草。幾個醉漢、幾輛轎車、幾部不甘被滅音器綑綁的機車，叫囂而過，像是必要的浪水，寧謐地潑灑在人潮的鼎沸聲中。

名叫沉思的這條街，主調是歡樂，KTV流動的歌聲月光一般流洩在燈影照不到的街角，牛排和紅酒般紅的慾望攀附在男男女女的嘴角唇邊，歌聲流洩，看得見的血，高雅而細密地緊繃出了原始的力量；歌聲，是這股力量的具現，在這條街的建築叢林中，歌聲從而是驅魔的鼓，一聲一聲，一陣一陣，鼓舞著所有流過這條街道的人潮。而躺在地下道、躺在公園一角的流浪者的不平穩的酣聲，無非是整段旋律中的，一個小小的音符。

或者說，那也只不過是這條不夜之街的論述當中，一個短短的註腳，類似詩人楊澤描述的，一個小寫的i。以及那些，兜售著口香糖、鮮花、愛心筆的小孩與丐童，在飢餓、冰涼的夜裡兜售提供酒足飯飽的仕女的餘韻。歡樂，成為名叫沉思的這條街道的主流價值，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商店燈火通明、窗也明，映照著已經被驅逐到大街轉角小巷內殘敗的暗晦的小零售店，更顯得清潔氣派。

五、清心苦味

韓良露

幼時陪阿嬤上龍山寺，阿嬤總會順道去青草巷喝涼茶，阿嬤替我叫杯甜甜的青草茶，而她自己總是喝苦茶。有一回，我好奇喝了一口苦茶，當場大叫「好苦喲！」眼淚幾乎掉了下來，事後我十分不明白地問阿嬤幹嘛要自找苦吃，阿嬤說我小囡仔不明白苦味對身體最好，外婆說苦可清心，又說苦味消逝前會回甘。

阿嬤說的道理，我可是花了好多好多多年頭後才逐漸明白，而當我明白時，我也同時發現自己的青春已一去不復返了。

似乎，在青春期之前的我，從來是不碰苦味的；不喝苦茶，不愛吃苦瓜，但慢慢地在沉浸於酸甜辣鹹多年後的我，有一天卻突然發現苦味好比意外的旅客般敲醒我的味蕾之門，苦味的拜訪帶來的是深沉厚重的感受，那種滋味留在喉頭最隱秘幽微的地方久久不散，當苦味慢慢離開後，竟然留下淡淡的清甜。

當時我想起阿嬤說的話，甜過了頭的味道會變成苦的，但苦過了之後反而轉甜。我也忽然明白這段話不只有關味覺之事，也有關人生，許多的人生不也這樣，一逕追求甜蜜的人生，常常愈活愈苦，但真正過過苦日子的人，回頭一看，卻發現苦頭吃多了後就沒什麼怕苦之事，反而更懂得日子不苦就是甜的道理。

少年人要花時間才會習慣苦味，進而珍惜、喜歡起苦味，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歷史世故，有老靈魂的民族通常也懂得品嚐苦味；除了中國人之外，最懂苦味的民族大概是日本和義大利了。

秋天在京都時，日本人喜歡享用一道彷彿秋之心的土瓶蒸，土瓶內有三樣不可缺少的秋味，即秋天上市的柚皮、銀杏和秋茸，這三種東西的滋味都是清香中帶微苦，吃了後讓人明白秋天來了，而人生之秋是帶著微苦的感受，就像秋天盛產的秋刀魚之味，就在品嚐秋刀的肚腸之微苦。

義大利人更愛苦，義大利老人常常在清晨早餐時就喝一杯苦苦的金巴利，所謂苦酒人生，但義大利人卻喜歡這種苦味，義大利還像中國人般愛吃苦菜，中國人有A菜，義大利人有芝麻菜、茴香、朝鮮薊，都以品出微苦之味為上，義大利人說這些帶苦的蔬菜吃了可以清潔血液。

原來自找苦吃是好事，人生之路走下來，愈來愈不敢嗜甜，少年時最愛之甜味，卻是中晚年人避之猶恐不及之事，但少年人怕的苦味，卻愈來愈受歡迎，原來人生就是要明白懂得接受苦味，進而欣賞苦味，這麼一來，苦味也就不苦了，人生一場，學會和苦味同在，人生也就不那麼苦了。

六、蝴蝶

陳亞南

好一片繁花，兼三兩隻黑鳳蝶，幾個來園中乘涼度暑的小娃兒，樂得好一陣子的撲捉笑鬧。

如同遊園的人，是這個園中的訪客；蝴蝶是穿梭花朵中的過客，一身絢爛和美麗，加添了姹紫嫣紅。

難怪，千年前的莊周，夢見自己是栩栩飛舞的蝶。

清曹貞吉詞中云：「屋角槐陰耽美睡，夢到華胥，蝴蝶翩翩矣。」人可以與物俱化，在天地間放心飛翔，甚至生死相忘。尤其，透過詩人的筆，成為千古美談，令人無盡神往。

世上有多少同樣曠達，同樣浪漫，頗易鍾情的人？所以，彼埃·魯易多情的詠嘆：含苞的花兒為我綻放，送吹的微風是我的呼吸，飄來的香氣是我的希望，所有的星星都在我眼裡閃爍。

這是多麼歡悅的讚詞。

也因為愛萬物，多麼願意以綠色塗滿雙眼，因為，愛是需要在我心中喜悅地欣賞萬物的美。因而，在發展個人的理想時，也以一種美的人生態度考量正確的方向。

若說一個人生活的忙碌，無暇欣賞萬物，固是本身的可憐。但是一個人在心中沒有與萬物共生的觀念，並且把愛變成靈魂與主動的力量，那麼在面對與生命有關的一切時，便減少了應有的莊嚴及對大地的認同，甚而，對大自然的破壞殆盡而不自知，也許，就已因為一己享受、虛榮，而破壞了山林或地表。

上天的巧心安排，也是這一世的塵緣，驀然一陣軟軟甜甜的微風後，午後涼沁醉人的驟雨，綿綿密密，又急又熱情。所以，有人說：今生緣遇，一切都值得珍視。也誠如有人說得好：我不懂薔薇的心事，卻知道這個世界總有情。

莊周說他是蝴蝶，蝴蝶是他。其實，情深處，情真處，我們不也可以化身是蝴蝶，或是花，或是葉……而那一剎那間的微妙，也是最溫柔的一刻。

因此，「生命無所不在」，人，是每分每秒的享受生命，本是十分寂寥的星球，幸而，白鳥朱荷，紅蝶綠草……就是橋邊人醉月橫斜，棹歌聲裡依舊可以採菱花……生命相連的宇宙都是愛，愛全部的有情世界，過客一場才是美。

七、賞樹

(佚名)

誰說的：春天宜在林園中住，夏天宜到水湄去住，秋天宜在深山中住，冬天宜在閣樓上住。如此充分享受四季的靈妙變化，春天賞園子裡匆匆開謝的林花，夏天賞溪潭邊的水木清華，秋天賞空山裡的疏林怪石，冬天賞雪窗遠眺的古木昏鴉，四季的美，哪一季少得了樹呢？

要怎樣欣賞樹？首先得向畫家學習，他們有賞樹的口訣：「木有四時：春英、夏蔭、秋毛、冬骨。」春天的樹，葉細而花繁，用小點著於樹杪。夏天的樹，葉密而盛綠，要用積墨。秋天的樹，葉疏而黃落，幹出而葉稀。冬天的樹，葉枯而枝槁，只用幾點淡墨毛毛的是初冬，完全光禿禿露骨便叫做寒林。

畫家最明白，樹是山的衣裳，山的磅礴，有待樹的鬱葱，才能形成名山的秀麗。就像麗姝美女，有待霓裳羽衣，才增添驚鴻遊龍的媚豔。沒有樹的山，好比沒有衣著的貧戶，自然靦腆拮据。所以春山的花樹，穿著鮮紅嫩綠，像出席得勝的慶祝大會；夏山的茂樹，穿著縹裙繡帶，像去出席產品的競賽大會；秋山的殘樹，穿著白衣憔悴，像去病院做健康檢查；冬山的枯樹，頭禿腳赤，無所穿戴，像萬千僧侶的靜坐入定大會。

畫家們賞樹，先從形相欣賞起，我曾見梵谷畫的樹，全部枝幹用扭扭曲曲無數短線密織而成，一般人眼中樹幹是直的，畫家卻以為樹的生枝發節處，全由曲筆生趣，在他們細膩的觀賞下，一枝一節，向背俯仰，都不用直筆，所以有「畫樹之竅，只在多曲」的秘訣，即使勁挺的樹，也要注意曲筆的簡省，這才讓我明白梵谷的千屈萬曲，和中國明代畫家是同一種賞樹的角度。

畫家們又欣賞樹的屬性：園亭裡適宜楊柳梧竹，深山裡適宜古檜青松。小樹要在簡略中表現出模糊淋漓，枯樹要在蒼蒼間凸現出古趣奇崛。肥瘦的搭配、隱顯的出入，要能從一株樹四面參差的姿態裡，欣賞出長風鳴蟬的聲音、潛龍舞蛟的神情、煙霞無盡的遐想，就更屬神品，這些畫訣都提供了我們賞樹的法則。

欣賞樹，更要向詩人學習，聯想它精神的層面。例如欣賞松樹，中國人總會與祝頌長壽聯想在一起，小松的秀靈奇淑，昂茂欲起，給人無限的期望。復經風霆霜雪的摧剝，骨格奇古，到老年時，天稟獨特，是天完成了它！欣賞松的耐得歲寒，總喚醒君子的慎審晚節。「叮嚀樵斧休戕伐，留待他年作棟樑」，欣賞松的落落材幹，能不興起愛才惜才的仁心？

八、踮起靈感的腳尖

桂文亞

不論颯風下雨，每到傍晚，愉快的「散步時間」到了。說得更浪漫一點兒，還想趁散步出門碰碰運氣，找找寫作靈感。

我居住的村子從巷口到巷尾，筆直的一條柏油馬路，兩旁栽種的行道樹，為周遭老房子帶來一股生氣。春天，枝頭碧綠的新芽，在黃昏中顯得格外晶瑩剔透，風一吹，微微的顫動，看似舞動的蝴蝶；那被童話描寫成「爺爺」的老榕樹，也不盡然是歷經風霜的老態，樹頂冒出油綠光澤的「新髮」，精神奕奕。

耐心觀察天候季節變化，是寫景物時必要的功課。這也是初習作文的基本要素，不但得經過「觀」與「想」的過程，還要具體的寫出文句。

常有小讀者問：「靈感從哪裡來？」我說，不妨先養成「觀察」的習慣。

「觀察」，包含兩層意思：「觀」，是用眼睛看，怎麼看？「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從前到後，從遠到近」，才稱得上「全方位」；「察」，是覺察，除了用眼，還要用「耳」——傾聽，如風吹樹梢、雨打落葉、貓爪畫樹皮；用「鼻」——聞樹香、嗅泥腥，甚至腐葉的臭味兒；「舌」——嘗一滴春雨、嚼一片嫩葉。

「觀察」是身、心、靈，感官意識的全面開放。把收集的細節用文字一一記錄下來，透過筆、電腦、數位相機，甚至錄音機的輔助，不讓事實失真，筆下才能生風。這時候，你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找不到適當的用字遣詞，譬如動詞、名詞、量詞和形容詞，沒關係，不用太在意這些硬邦邦「學問」，解決的問題可以透過「閱讀」一途，養成閱讀報章、雜誌、書本的好習慣。直到今天，我仍然喜歡透過報紙、書籍，收錄各種新的詞彙和資訊，方便寫作時適時「移植」。

養成閱讀、觀察和記錄的習慣，可以說是建構作文「智庫」的第一步，這好比一個廚師，冰箱堆滿雞鴨魚肉、蔬菜水果，要端出什麼樣的佳肴，就得經過高明的烹調。寫一篇文章時，通常須鎖定主題，人、事、物、景，我們當然可以來個「美味拼盤」，但「主」、「從」比例，也要有所布局。

譬如我想以住家附近的環境為主題，鎖定十五株老榕樹的興衰為核心，至於配角，也許是村內另外三株飄香的桂樹和一棚架明麗的紫藤花；然後，我「延長戰線」，寫隔一條街沿途的一百多株榕樹帶給我的感動，甚至也帶出與福州一株千年老榕的邂逅，我讓樹的主題開闊起來，讓這篇文章充滿詩情畫意。

九、一棵特別的樹

吳燈山

那天，我來到森林中的一塊空地，巧遇一棵特別的樹。那棵不知名的樹長得並不高大，但整棵樹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吸引我駐足靜觀。

這棵樹的每片葉子都散發著金色光芒。午後的陽光在樹葉鍍了一層金黃，猶如上釉一般閃耀迷人；枝桠間一片碧綠流蘇，感覺流動的汨汨旺盛能量正往四周不停溢散，令人眼睛一亮，驚喜瞬間在我胸臆間引爆開來。

那棵樹也吸引了過往的飛鳥紛紛停駐。一群白頭翁優雅的停在枝桠間，像小精靈般跳上跳下；接著是吱吱喳喳叫的麻雀飛到樹下覓食，以跳探戈的舞步前進，一副樂不可支的模樣；在隱密的樹葉中我發現了貓頭鷹，牠不知何時飛來，正叩叩的啄樹幹，一邊奏樂一邊為樹木除蟲。

我雙手握成一個「愛心圓」，再將視線往前挪移，啊！我看到光線從手中輻射出去，然後繞著樹幹和樹葉永不止息的旋轉、移動。我加強心中融合的意念，用愛擁抱它，試著與樹木的光明能量結合。

樹木很友善，當人們伸出友誼之手時，它們便加倍奉還，餽贈更多的能量。在我們交融的過程中，能量和光量互相傳遞。我的感知能力變得更寬廣後，驚訝的發現更強大的能量來自森林上空，它和個別的能量彼此互相結合，一種徹底放鬆的喜悅，從我內心升起，猶如噴泉般瞬間流竄全身。

我不知站立原地多少時間，直到全身充滿能量，我才懷抱一顆感恩的心離去。原來，生命的能量不僅可從食物獲取，大自然的超大能量庫，也提供了源源不絕的活力，等待有心人去交換、融合。離開前，我把那棵樹移植到我的心田。

隨著歲月流轉，內心移植的那棵樹非但沒有消失，反而愈來愈清晰。每當身心疲憊時，它總適時在我的鏡面上出現；發光的樹賜給我無窮的力量，如果說它是一棵充電樹，一點也不假。

我很幸運，能在人生旅途中遇到這棵特別的樹；真心祝福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發光樹，讓它陪伴你走過人生的每一個低潮。

十、山城的美麗與滄桑

侯文詠

第一次去九份，是那小鎮最不得意的時候，昔日曾經因為採金繁榮的山城，沒什麼人，記憶中只有一條石階穿過兩邊古老的建築，直直往上，到九份國小的門口。我那時大三，不知是哪位同學說九份看山看海，非常美，就全班乘小火車過去。

我們坐在石階上，看遠處的海岬、不知名的小島和無際的太平洋。臺階兩邊有好多野生小草，厚厚的葉子，有點像仙人掌，開著小黃花。風很大，女生的臉不斷被頭髮蓋住，好像加了膠水，緊緊黏在皮膚上，要用指甲拈，才能把頭髮撥開。寫生器具更甬說了，才拿出畫紙，就啪一聲飛掉，大家只好找個茶館避避風。

純日式的建築，榻榻米、格子門，低矮的小窗味啦味啦作響。萬里無雲，卻好像有霧，透過窗上不平的手工玻璃，看到很奇怪的藍天、扭曲的山體，還有一長線一長線的白浪。

老闆娘深弓著腰說，大家在這兒晚餐吧！不貴的，而且晚上的九份才美，有「小香港」之稱呢！問題是我們這票窮學生還是不敢，尤其看那餐館的陳設，雖然古老卻很細緻，還有，老闆娘鞠那麼深的躬，受不了！嚇得我們十幾個人付完茶錢就跑了。

到車站，天已暗，回頭看山城人家，在晚霞裡，像桃紅色的積木，車一直不來，燈火紛紛點亮了。讓我想到一位失去青春歲月的老婦，描描眉、撲撲粉，化個晚妝，在燈下還顯出幾分風韻與美麗的淒涼。

「九份」，據說因為早年那裡只有九戶人家，距山下又遠，每次有人要進城買東西，都順便帶九份上來。直到光緒年間發現金礦，才一下子發了，發得燈紅酒綠，除了淘金人，鶯鶯燕燕也從四處飛來，連台灣第一家電影院都在那兒開張。

「望海樓」變成「萬花樓」，礦坑金盡變成床頭金盡。怪不得侯孝賢會選這裡拍攝《悲情城市》。九份就靠這部電影，從沒落的礦山小鎮搖身一變，成為觀光勝地。以那條長長的臺階為中心向兩邊擴張，各種小吃、土產、藝品、餐廳、民宿，加上巷子窄小，兩邊房子不斷往上加建，還搭著遮雨蓬，少了陽光、多了燈光，一串串紅燈籠映著下面的人間煙火，成為二十四小時的夜市。

法國浪漫派雕塑家羅丹說過：「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此話讓我心有戚戚之感。當人們一早帶著惺忪的睡眼趕赴上班的途中，何曾留意頭頂那片剛出俗而閃爍著耀眼金光的朝暎呢？當人們尋找捷徑，穿過公園綠地趕赴約會時，又何曾理睬掠過腳邊的芳香野花以及如茵綠草呢？當人們坐在車廂內趕赴下一場會議時，又何曾把眼神投向車窗外的碧海藍天呢？

其實生活周遭有許多不經意的邂逅在在透露著美的訊息。不論是人來人往的大街，還是被雨水刷洗過的公園廣場，抑或是林木蒼鬱的荒郊野地。只是人們沒有把腳步放慢，沒有將目光聚焦罷了。

在一次傾盆大雨的午後，我因為被雨阻住而佇留家中，讓我能偶拾悠閒的泡了一杯奶茶細細品嚐。我不經意的將目光停佇在窗外的雨景。頓時，那原本把路人驅散的雨水，卻一下子被齒間環繞著濃郁茶香催化了，竟變成一幅詩意濛濛的美麗景致。垂直落下的粗大雨滴線條中，瀰漫著被風吹動的綿細水幕，兩相交疊，亂中有序，序中還亂，左擺右晃，亦前亦後，就像一台大型的自動洗車機正在運作著，卻看不到硬冷的機器和人為的操作。我出神的望著窗外景致，而景致也迅速的沁入了我的心田。我就這樣僵化了，凝固了……不知道過了多久，大概是隨著茶香的逐漸消退吧？我才回過神來。剛才內心的悸動卻久久深植心中，縈迴不去。原來平凡的下雨天也可以與我做一次珍貴的邂逅，交織成美麗的回憶。

以前讀過翁森的四時讀書樂：「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當時也只不過領會到作者用字遣詞的優雅，以及對仗修辭的功力。而今，卻更讓我進一步的體悟這段話的真意。

李白不也說過嗎？「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好鳥、落花常有，陽春、大塊永存，但問我們有沒有這顆「發現的心」。

十一、迷濛的春雨

蔡文章

乾涸的水庫，一再告急，再不下雨，據說第一期稻作要分區供水了，而且傳播媒體也一再呼籲要節約用水。在科技昌明的今天，雨水仍不是人類能控制的；而且春耕特別需要它，真可謂「春雨貴如油」啊！

往常南國在冬天是少雨的，但當春天一到，雨便會斷斷續續地下著，雖不大，但持久仍能濕潤自然萬物。

今年的春雨，終於在人們的盼望下來了。春雨來了，雖只是毛毛細雨，但地面濕了，不再塵土飛揚，不再廢氣迷漫，空氣似乎清新、乾淨了不少。

我持著雨傘，在樓頂上游目俯瞰著屋後那片廣袤的田野，過去它是清一色的稻田，阡陌縱橫，隨著四季不同的轉換膚色，如今起了變化，美麗、整齊、劃一的田園，被切割得支離破碎，有幾塊播種禾苗，有幾塊休耕不種的廢田，又有幾塊設置了工廠，而雨下在這些不同景觀裡，亦給人不不同的視覺感受，只是霏霏細雨迷濛輕飄，我卻感覺不出那份美感來。看著禾田裡，沒有農夫的足跡，顯得寂寞安靜，青苗似乎躍動著吸吮難得的雨露；休耕廢田，蔓草叢生，緊臨工廠的地方被占去收容廢物，顯得雜亂無章；而工廠的灰煙仍在排放，細雨、煙塵交錯，天空灰濛一片，蔽弱不開，讓人不忍卒睹。

眼前這一切變化，讓我疑惑，這哪裡是我童年的鄉野，生於斯、長於斯，從有記憶起，物質由匱乏而豐盈，這是值得欣慰的，但是我們失去的太多，我們只一味的追求工業，繁榮經濟，享受了美食華服，卻失去了原本大自然的微妙，清澈的水流與清新的空氣，我們僅在三十年內，將大地的美好環境給破壞掉，這哪裡是我們期盼工業發達後的今天，我常常會很「衝動」的訴之自己的感受，若是可能，我寧願回到過去。

雨仍下著，我索性地把傘合起來，任雨淋灑，迷濛中眼前幻映出一個立體動態的無聲影片：我看到一大片田園，被分割成一面面似鏡的水田，田間有穿蓑衣戴斗笠的農夫在扶犁叱牛來回整地，麻雀與烏秋在牛背上不停飛飛，不時俯身覓食；一片片走動的烏雲，翠綠的護林及盤旋在高空的蒼鷹……。

我是不能像童年少年時那麼瀟灑了，那時只要下雨的日子，我從不拿傘，也不穿雨衣，便走進雨中，讓雨澆灌、洗滌，甚至仰天張口汲取甘霖，那份舒暢、那份清涼，那種心涼脾杜開的感覺無法言喻。

山中的夜晚萬籟俱寂，月光皎潔，漫步在山路上真是一種享受。偶爾遠處傳來「忽——忽」聲，是貓頭鷹的呼喚。也有不甘寂寞的白面鼯鼠，在林間高來高去，含蓄的發出「吱——」聲。夜更深了，星空取代月光，我們就在獵人星座保護下酣然入睡。

清晨，陽光伴隨著鳥叫聲，宣告今天又是個宜人的好天氣。原來，我們宿營的位置刚好在一片臺灣赤楊樹林下。赤楊是崩塌地形或火燒山後的先驅植物，是水土保持、捍衛國土的尖兵。冬天的赤楊繁葉落盡，僅剩纖細的裸枝，陽光下顯現出它們剛毅又柔弱的樹型。

有人研究赤楊木材可以做許多器具，我倒覺得成林的赤楊樹，早已經盡了它們維護大自然的最大功能。

循著鳥聲，在林道轉彎處看到一株結實纍纍的山桐子。黃腹琉璃、五色鳥和紫嘯鶇輪番上陣，飛到山桐子樹上，細細品嚐鮮紅欲滴的果實。山桐子在蕭瑟枯寒的秋、冬季開花結果，果實並不是幾粒吊掛枝頭而已，若是站在果樹下，感覺像是瑪瑙珠串如瀑布一樣傾盆而下。

細如魚卵般的山桐子小果粒，粒粒成串，串串滿掛，像是張燈結綵，把喜氣集中掛在一棵樹上。冬天的山林食物缺乏，野鳥們看到香甜的果實密密麻麻吊掛在樹上，來來來！可以無私分享，盡情享受。賞鳥人，攝鳥人紛至沓來，仰頭在樹下欣賞。

這片樹林下有藍腹鵝和深山竹雞出沒，帝雉則在出現在更高海拔的林道上。平時這些美麗的特有種鳥類深藏不露，但是因為攝影人經常餵食，使得牠們失去了神秘的色彩，變得喜歡和人親近。

帝雉和藍腹鵝的雌鳥羽毛質樸無華，而雄鳥在體形和羽色上卻窮極奢華裝扮。這一樸一華的配對，透露出自然演化中最高貴的情操。雌鳥樸實的羽毛具有保護作用；雄鳥華麗的羽毛則是為了引人側目，引誘敵害遠離雌鳥和雛鳥，以自身為餌達到保護家園的目的。

自然環境裡的生物各有生存之道，相互之間也各有其依存關係。人類除了應抱持「仁人愛物」，更應該拓展為「愛鳥及屋」才對。

十四、盒子

喻麗清

我喜歡盒子，各式各樣的盒子：大的、小的；紙的、木的、鐵的、石的；看見的以及想像的……。

盒子的魅力，在於它可以有內涵。空著的時候，可以放進什麼；打開的時候，可以找到什麼。開啟了，是內容；關上了，是寶藏。而它所擁有的那種內涵的可能性，又彷彿無限。因為，空——是一種靜默，既可以是嚴肅的又可以是遊戲的；實——是一種飽滿，實在的、實用的、踏踏實實的「佔有」；所以盒子無論是空的還是滿的，都可以叫人歡喜。

我從前收集過盒子。由三五牌香煙的小鐵盒到波蘭製的圖案木雕方盒，由印度人面銅盒到韓國嵌鑲彩貝的漆盒，由裝隱形眼鏡的到裝聖誕禮物的，由女兒學校做的手工到有著音樂的首飾盒子只要稍具特色，無不集而藏之。

巴爾扎克的小說裡，曾經寫過一個住破樓、穿破衣、吃麵包白水的猶太人，一到了舊貨攤上看見古畫眼睛就發亮。人家以為他連冬天買煤的錢都沒有，可是在死後卻在他的壁爐裡發現用床單包裹的許多珍貴的名畫。我雖然看見櫥窗裡許多漂亮盒子，眼睛也會發亮，可是，看完價錢有時也是懂得放回去的。

奇怪的是從前我窮，買了不少盒子。買時忍痛咬牙的掙扎，歷歷在目。現在，卻不那麼想買了。有時候想到它們在店裡的「命運」或許比在我手中的好，反而覺得釋然。對於盒子的愛是現在多？是從前多？我不知道。但是，我清清楚楚知道我心中所收藏的盒子是愈來愈多了。

我最早的一個盒子是希臘神話裡潘朵拉的盒子。那盒子裝的是疾病與災禍，潘朵拉由於好奇，盒子一開，統統放到人世間來了，幸好她蓋得快，把希望還留在盒裡。它成了我們人類的「希望之盒」了。盒裡乾坤，還有比它更具神秘色彩的嗎？

天上的寶盒或許只有一個，地上的卻有無數。其中皇帝的玩具箱——多寶格圓盒，絕對是盒中之盒、寶中之寶。除了大盒裡有小盒，小盒裡尚有套匣，套匣中又有匣。百寶盡藏。作皇帝，實在過癮。

要是往抽象的意義上來看，其實，汽車不過是行的盒子，房屋是住的盒子，心是無限大的小盒子，而我們的身體不過是五臟六腑的盒子。

是的，設若五臟六腑為底，七情八慾為蓋，底蓋相合時，應當可以關牢我們的靈魂。我的身體便是我的潘朵拉之盒——我最初的、也是最後的一個盒子——而那無限大的小希望，它是我的一點秘密的內涵。

十五、窗的情調

羅蘭

我喜歡窗。

它可以把我引往有花鳥林木的地方，有藍天白雲的地方，有繁星明月的地方。

它帶來風的舒暢，光的明亮。它更是生活中的一首詩，一幅畫，一段遐想；一片心境，一點慰安，或一些希望。

透過那方方的窗格，你也許看到對面人家圍牆上有早起的牽牛花，那嫵雅紫色的花瓣，帶著被露水滋潤過的清新。你也許看到電線那兒有一兩隻麻雀在跳上跳下，也許是三隻四隻，恰像一小串輕盈俏皮的音符；你也許看見一株芭蕉，舒展著它肥大的綠葉，悠閑的在微風裡輕盪。或者是一株樸實的木瓜樹，那直直的樹幹，把大片大片的葉子，高高的舉向天空。也許，你看到的只是一段淡灰色的圍牆，下面是深紅或淺綠油漆的門頂，而那淡藍色勻淨的天空，就輕輕的填滿了剩餘的空間。

無論你所看到的是什麼，你都會覺得這是一幅畫，一幅生動而又寧靜的畫，而那均勻的窗格，就是當初構圖時所畫的虛線。

有風的時候，那拂動的枝，顫抖的葉，加上那颯颯的聲音，那不只是一幅畫，而是一首歌。下雨的時候，你可以欣賞窗外那斜斜的雨絲，那如珠串般的晶瑩簷溜，以及那朵朵的花，片片的葉，都怎樣由於雨水的濕潤而加了顏色。當夜晚來臨的時候，先不要急於拉攏窗簾，因為窗簾會阻隔了那滿天繁星和如銀的月色，更會抹去了那由月光映照而印在地板上的斜斜的窗格和疏落有致的花影。

每一面窗都有它不同的畫面，每一面不同畫面的窗在不同的時刻，不同的天氣，都有它不同的姿態。

當你去旅行的時候，你更要感謝那舟車的窗。它可以使你欣賞到一路變換不停的景物，那通過車窗所呈現給你的無數畫幅，會成為你旅途中最大的享受。

如果你真正懂得欣賞窗的情調，你會間接的喜歡一切帶有方格圖案的東西，方格的襯衫，方格的手帕，方格的桌巾或床單。因為它們會使你聯想到那透過窗格映進來的日光或月影。在早晨，他們象徵明朗與健旺；在夜晚，他們塗染神秘與安詳。

現在，我在小窗旁的書桌上寫這篇短文。小窗外，是一段勻淨澄藍的天，沒有一絲雲，沒有一點阻礙。就是這樣一段素淨澄藍的天，它讓我的心慢慢地升起，慢慢的飄去，隨著無盡的藍空，飄向遠遠的地方。

歲月像一條長河，不同年齡，經歷不同的階段，在不同的流域，看到不同的風景。

大河的源頭常常在眾山環抱的高處，雲煙繚繞，也許只是不起眼的涓涓細流，或一泓飛瀑，往往沒有人會想到，這樣的小水，有朝一日，可以流成遠方一條波濤洶湧的寬闊大河。

一直到我二十五歲出國，我所有重要的記憶，都與淡水河的中游風景相關。當時沒有想到有一天會住到這條河流的河口八里，大河就要出海了。

和基隆河會合之後，淡水河真有大河的氣勢了。浩浩蕩蕩，在觀音山和大屯山系之間蜿蜒徘徊，彷彿有許多徬徨不捨。但一旦過了關渡，這條大河似乎知道前面就是出海口了，一路筆直向北，決絕澎湃，對遙遠高山上的源頭也無留戀掛牽。

我的窗口緊臨河岸，可以聽潮聲，聽到潮水來了，奔騰如萬馬嘯叫，月圓大潮時節也可以聽到海河對話，騷動激昂，有時還是難以自抑。

但是河口住久了，靜下來時會聽到退潮的聲音，那是「汐」的聲音嗎？在沙岸隙縫軟泥間慢慢退去，那麼安靜，無聲無息。

然而我聽到了，彷彿是聽到生命退逝的聲音，這樣從容，這樣不驚擾。此時此刻，彷彿聽到大河心事，因此常常放下手中的書，走到窗口，靜聽汐止於水。

雲淡風輕，覺得該遺忘的都要遺忘，該放手的都要放手。

從小記憶力很好，沒有☹️手機前，朋友電話號碼都在腦中。很自豪的記憶，現在卻很想遺忘。記憶是一種能力，遺忘會不會是另一種能力？

莊子哲學的「忘」，此刻我多麼嚮往了。

東坡晚年流放途中常常寫四個字「多難畏人」或「多難畏事」。我沒有東坡多難，但也是害怕「人」害怕「事」。

「人多」「事多」都是牽掛糾纏，有罣礙纏縛，都難雲淡風輕。在大河岸邊行走，知道這條大河其實不算大，沒有恆河寬闊包容生死，沒有黃河浩蕩滄桑看多少興亡，沒有尼羅河源遠流長，許多文明還沒開始，它已經早早過了帝國的繁華顛峰。

但這是我從上游到河口都走過的一條河，在接近失智失憶的喜悅時，走在陌生人間，含笑點頭招呼說好，或回首揮別，叮嚀珍重，嗔愛都無，雲淡風輕，記憶的都要一一遺忘，一一告別。（節選）

十七、讀山

張騰蛟

群群的山巒如部部豐厚的卷冊

迤邐復迤邐，連綿復連綿，在時間的長流中

裸其奧義，隱其真髓，於大地之上

我，乃是一個飢餓了很久的，讀者。

我是常常去讀山的，遠遠的讀其蒼茫，近近的讀其清幽；粗讀其豪放，細讀其深沉。讀青，讀綠，讀和諧，讀靜謐。

我常常去讀那些嶙峋崢嶸的巉岩；讀它們的容顏，讀它們的生活，讀它們的風貌，讀它們的歷史。讀它們是用一種什麼樣的步子走出了洪荒；讀它們是以一種什麼樣的姿態去承受億萬年的風風雨雨。然後，我也去讀它們的威武，也去讀它們的溫順。讀它們為什麼會耐得住永恆的寂寞，為什麼會耐得住永恆的蹲坐。讀它們為什麼會有那麼好的氣度，可以容忍一些錯綜的根鬚在它們的身邊作蠻橫的盤纏。茂密的林木，在山中凝聚起了片片的青翠，形成了這些豐厚卷冊中的美麗的篇章。我就這樣靜靜的讀著它們。

讀那些嫩芽如何成長，如何茁壯，如何把一些枝柯交給了它們的子孫，然後，它們又如何回到泥土中。

讀一條細長的根鬚，如何穿過一段泥土，然後在另外的一個石隙中鑽出頭來，成長起另外一個新的生命。

讀一根瘦弱的樹枝，如何自陰暗的一角伸出手來採摘陽光，然後去營養自己，去健壯自己。

山林的本身就是一個豐富的世界，在這裡可以覓得一切。有一天，當我正在讀那棵爬藤如何藉著一株枯樹而站了起來的時候，便驟然發現了那棵枯樹的笑顏，我已經意會出來，它是因為那棵爬藤為它裝飾了綠意而笑的。又有一天，當我正在讀著另外的一灘濃綠時，發現一條蜿蜒的小徑，非常自在的從我的身旁伸向了山巔，我想，誰是這條小徑的母親呢？會選擇在這樣的一個山野中踩下了他的第一個步子？像這麼一條瘦小的小徑，為什麼可以負荷得了那麼多腳步的踐踏呢？

山是一部豐厚的卷冊，怎樣讀也讀不完它，讀了巉岩再讀山林，還有那些挺聳的峰呢？還有那些深幽的谷呢？

我是一個讀山的人，但是我知道，有時候人家也會讀我的，當我就像是一個短短的句子般的投向山林時。（節選）

一把尺，可能是學生在數學課上定義長度的工具，也可能是建築師在構築「美」的藍圖要素；一把尺，或許是在莊嚴法庭上法官心中秤錘質量的分界線，也許是在政府裡握有大權的官員「愛民」或「礙民」的抉擇路口。人人有尺，除了生活中實習的工具尺以外，更重要的是心中的那把尺——權衡明和暗、是與非、善及惡的尺。

尺，最重要的組成便是其上的刻度，沒有刻度，尺不過是片薄薄的板子而已。那心中的尺上刻度是什麼？我想，無非是「正確的價值觀」了！唯有正確的價值觀，判斷是非才有最初、最屹立不搖的立足點。記得有次大考，我的一名朋友對我提出了一個很特別的要求：「幫我好吗？」我以為是「教他不會的題目」，便一口答應下來：「當然可以！」沒有想到，對方掛上了一個燦爛的微笑，說：「那妳要用什麼做暗號呢？鉛筆？咳嗽聲？」我默默的怔住了。我倆雖然站在同一條路「大考」上，但是背對背走著……他走的方向是我心中那把尺的負數——作弊是不對的。但我剛才已承諾我會幫助他，而不守信用也是負數。負數加上負數依然是負數，也代表著這整件事會是一個錯誤。我彷徨於「心尺」的迷惑中，我像陷入泥沼般想要掙扎出正確的方向，富庶的深淵卻拖著我、啃食著我對於正向地堅持。我在煩惱中想起了刻在我書桌上木頭筆筒的話語：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

我用誠懇、婉轉的語氣告訴那位同學：「我無法做自己否定的事，我不願意去作弊。但是，我依然可以用其他方法幫你，好吗？」在蟬鳴和鳥囀擁塞在教室的六月大考前夕，我和他開始了考前衝刺。他一題一題的提問，我一句一句地講解。無形中，在解釋的過程裡我找到了自己還不甚熟悉的的地方，明白了有著錯誤的觀念癥結，更重新認識了這位朋友的想法和個性。熾熱的空氣中，我倆啃著冰棒解著數學，冰涼的甜蜜征服了味蕾而數學也迎刃而解；聒噪的蛙聲中，我倆喝著汽水背著國文，刺激的碳酸氣泡振奮了士氣而國文也變得輕鬆容易。一片蛙聲蟬噪中，大家一片殷切的期待；成績公佈後，一片哀鴻遍野中我倆相視一笑，心中吹起的是一片暖暖的六月微風。

堅持正確的價值觀讓我和他人都有了甜美的果實。我信賴著心中的一把尺，無論艱難或崎嶇我都依循著它走正確的方向；我堅持著心中的一把尺，無論過去或未來我都以它權衡是非。我有著正確價值觀，不是一個「無尺之徒」，願大家同我一般！

十九、方舟

陳津萍

方舟！是一狀似船形的木造屋宇，三層樓的建築；第一層是為了牲畜鳥獸打造的家園，父親用竹籬圍成羊欄、豬舍、狗窩、雞埕、鴨寮等，儼然是座室內的小小牧場。

木屋的第二層面積約七十餘坪，明顯比第一層更長更寬，雖不太符合建築力學，二樓卻是我們一家八口的安棲之處，木牆上各式不規則的窗櫺，餘留著粗糙率性的手工味道，誇張的是，母親也能按圖索驥，用藺草編織成不規則的窗簾掛上；而明亮廣闊的室內，並沒有特別隔間，只有運用幾個大型舊衣櫃和書架，畫地自限分出客廳、廚房和五個房間，因為天花板是彼此相通的，暗暝時只需點一盞日光燈，每個房間皆可隱約照見。

至於三樓的高度只有二樓的一半，功能是儲存糧草、堆積雜物的閣樓，並兼備隔熱效果，同時也是我們嬉鬧捉迷藏的遊樂場。

房舍中間有挺拔的大圓柱，攀附著旋轉樓梯，可以扶搖直上，通往三樓上方的平面屋脊，接著又繼續向上延伸，延伸至約有四層樓的高度後，到達柱子的頂端處，則架設著一座像教堂尖塔般的精巧鴿舍；遠遠望去，真像是帆船的桅杆上，附著的瞭望臺。

這看似有些怪異的建築物，是父親和幾位軍中袍澤，在無師自通的情況下，耗時費力了好幾年才蓋成的。那個年代啊！父親慣用這般開頭語，「有得吃有得住就該偷笑了，所以對於這棟下窄上寬、有點傾斜的木造「別墅」，沒有人抱怨過；雖然母親在二樓烹煮的飯菜香，總是混合著關在一樓的各種牲畜腥羶臭味；雖然附近大渠和芒草所滋生的無數蚊蠅，總能穿過木板細縫，叮得人畜哀號遍野；雖然夜風掃蕩，躺在欸乃搖晃的木屋裡，總覺得有一股離岸已遠般的微醺。

那個年代啊！父親總是這麼喃喃道哉！曾經有一群未解世事的青年，在山罅溪澗畔引水灌田，原以為將如此勞動且平凡地過完一輩子，沒想到卻被偶然行軍路過的革命黨團，半哄半強迫的拐騙來到異鄉，而這異鄉，竟是在山之巔、水之湄，迢迢千里之外！那是第一次坐上大船，第一次離家，卻從此回不了家。

這個字，老喜歡跟童年糾葛在一起。

木部，十二畫；這個「樹」曾是我最近討厭的生字。每寫一次就怨一次吳剛：為什麼他的巨斧不砍掉這些惱人的笨筆畫？不然還能怨誰呢？我的見聞還那麼瘦小，會砍樹的只認識吳剛。要知道這雜草般的生字，可是小手最大的夢魘，它還害我被豬頭老師罰抄，整整兩百遍。沒錯，我是故意把它簡寫成「村」的，誰叫它這麼難寫！

老師好不容易找出原因——我總是把左邊的「木」寫得很大，占半格，而且枝幹粗壯，儼然是上了年紀的老喬木；其餘筆畫變得好幼小，像寸短的豆苗苟活在地表，後來乾脆拔掉。為了此「樹」，老師在作業簿上澆了半升口水，我同時聽到兩種躍然紙上的呼聲：喬木得意地冷笑，豆苗在溺斃邊緣求饒。占半格的問題，我足足反省了一支冰淇淋的時間。我一點都沒錯！樹是大木，所以「樹」字的「木」旁一定要夠大。奇怪，老師怎麼想不通這道理。

學無止境的生字對我而言，等於一棵特大號的喬木，我是那有待進補的白蟻，六肢虛軟，觸角迷茫。張開成長中的複眼，我跟豆苗一起蹲在地表，仰望喬木的身軀，沿著說不上尺寸的根莖，仰望仰望再仰望，直到癢了眼睛疼了頸項。就這樣，我被生字一筆一筆地摳苗助長，長成書生的呆模樣。

我討厭「樹」，是因為我喜歡樹。

樹，在我的作文和散文裡出現了好幾百次，有時說好只是露露臉，後來卻成為喧賓奪主的熱意象；有時很聽話，乖乖地佯裝成某個故事的冷背景，靜靜杵在字裡行間。我小時候也常常杵在樹蔭底下，聽風如何剽竊鳥語、如何丈量歲月。樹蔭涼快了我半個童年，所以每篇作文都飄進幾片樹葉。

葉飄如蝶，忽有丈長的鬚鬚穿過記憶，逗醒我怔怔的冥想。不是哪位高齡的老者，是那幾棵很嚇人的百年老榕樹。在還沒有鉅細靡遺、大規模地回憶童年之前，老榕樹們確實把記憶吃去很大的一片，不管如何峰迴路轉，筆尖終究會扯上幾撮嚇人的老鬚鬚。

冬日清冷的晨光透過窗紗照在臉上，我賴在溫暖的被窩裡，彷彿還半夢半醒，就是不想起床。那時我大概六、七歲，也可能已經八歲，這會兒真的弄不清楚，畢竟是太多以前的事了。

朦朧間，有人打開了房門，隱約有一股甜美馥郁的香氣飄來。啊，過年了，我默默告訴自己，睜開眼，媽媽立在床前，含笑說：「快起來洗臉刷牙，馬上有人來拜年，妳得跟客人說恭喜。等換好衣服，先到飯廳吃蓮子湯。」

我跳下床，衝進浴室，很快地抹把臉，應卯地刷了牙，換上昨晚放完鞭炮後媽媽替我掛在床頭的新衣裳，奔至飯廳，一邊喊著「大家恭喜」，一邊一屁股坐到餐桌旁，桌上已經有碗桂圓銀耳紅棗蓮子湯在等著我。

蓮子湯是我家過年必食的第一道點心，祖籍江蘇的父親說，這可是家族傳統，老家大年初一大早不吃鹹的東西，就喝甜甜的蓮子湯，這樣全家老少一整年都會甜蜜和樂、如意圓滿；喝完了湯，再來得吃糖年糕，小孩吃了年糕才會「年年高」。

我不怎麼愛吃年糕，尤其是清蒸的或蘸了麵糊炸的，總覺得食來太甜太膩又太黏牙。我只吃用油清煎的年糕，最好煎得有點焦，帶焦香的煎年糕食來不那麼「死甜」，我樂意吃上一兩片，我可想快點長高。

至於蓮子湯，雖也甜，我卻不覺得膩口，一口氣可以喝上兩飯碗。你瞧，它在味道上既有桂圓乾的濃香，也有紅棗的清甜，口感上則有鬆化的蓮子對襯又軟又滑的銀耳，能不好吃嗎？

我家平日三餐有幫忙家務的陶媽媽代勞，過年喝的蓮子湯卻不假他人之手，從選料到烹飪都由爸媽親力為之。有一年春節前我湊熱鬧，跟著雙親進城辦年貨。記得光是一個蓮子湯，不過桂圓乾、銀耳、蓮子、紅棗四樣材料，就得跑兩、三個地方。先到西門町一家江蘇老鄉開的食品店，爸爸端詳著從香港轉運進口的湘蓮，順手撈起幾枚輕輕一搓，對我說：「你看，這蓮子摸起來乾，肉厚，顆粒大又飽滿，顏色不太白也不太深，而是淺黃，表示不是陳貨，貨色滿好的。」於是請掌櫃的秤了一斤半，順便再買些玫瑰酥糖、雲片糕和芝麻交切片什麼的，過年嘛，總得吃點零食。

老房子總是承載許多回憶，家族神秘古老的歷史，記憶一塊一塊的堆疊在裡頭，越疊越高把老房子的內部塞得滿滿的，幾乎都要溢出來。儘管老房子的形體只剩下三兩根遭腐朽的樑柱支撐，或圍牆的磚塊坍塌的只剩一小部分，他所承載的回憶會永遠存在所屬的那個空間，就像蜘蛛絲般，悄悄地細細的纏繞在樑柱磚塊間。

外婆家是一棟停留在古代的房子，雖說是「古代」其實只是相較於我生活在現代的都市化的房子而言，在台北這現代化節奏極快速的地方是無法生存的老房子，在隱蔽與世無爭的故鄉卻是與周遭環境和諧的融為一體。

老房子危顛顛的屋頂是由數根老舊的樑木搭建而成，上面覆蓋著便宜的鐵皮，幾塊磚頭和厚厚的壓克力板壓著，聽媽媽說是為了避免風大時將鐵皮颳走。屋簷前方用三根突兀的鐵柱子撐著，手臂粗細大小的鐵柱被漆成紅色，小時候的我們總是喜歡沿著柱子像猴子爬樹般爬上去，或是抓著鐵柱繞圈圈，繞累了就靠著柱子休息，一邊好奇的摳著紅色油漆，油漆因此被我們摳得斑斑駁駁。屋簷下方靠近小菜園的地方有一堆柴薪，是外婆劈柴的地方，劈好的柴薪抱一小堆走到生火的大灶旁，一根根慢慢的放進去，放柴火時千萬不能一次將所有的柴薪通通塞進去，否則氧氣不足會讓原本燃燒的熊熊柴火熄滅。這個大灶不知有多老了，灶門旁的磚塊被燻成焦黑的碳色，鬆垮垮的鐵製灶門上面爬滿鐵鏽，每次開關都會發出不悅的喀滋喀滋聲響，好像在抗議為何還不能退休？灶上架著一個極大的鋁盆，裡面裝著洗澡用的熱水，在外婆家沒有天然瓦斯這種現代化的東西，想洗熱水澡得先冒著把臉燻黑的辛苦自己燒水。

緊鄰在大灶旁邊是簡單的小浴室，木製的門用尾端彎曲的鐵鉤充當門鎖，背後釘著兩根鐵釘，洗澡時可以掛上浴巾，水泥地上擺著一個鋁製的浴盆，雖不大但恰恰好可以讓媽媽搬張小凳子坐在上頭，替小寶寶洗澡。弟弟幾個月大時，我就曾見過媽媽抱著他替他洗頭，弟弟的頭髮從小就濃密，頭型又略偏橢圓，濕漉漉的頭髮貼在他的頭皮上，睜著大大的眼睛四處張望，那模樣真是可愛極了！這澡盆在早晨時又變成婦人們的洗衣盆。她們坐在小凳子上彎著腰，努力搓揉人們的髒衣服，小毛頭們每天在田野間或水溝旁嬉戲玩耍，衣服上總是沾著泥巴污漬或偷吃水果時不小心滴落的甜汁，但透過他們的用力搓揉，衣服又變得乾淨潔白。

那是一節藍色的車廂，在沉靜的海岸線行進著。當然，車廂不只有一節，整列火車的外觀是藍色的，沉靜的流動。這列火車平時用來載運通勤的人，票價很低廉，車速較為緩慢，不時還會停靠在荒郊野外或是稻田旁邊，等候例行的會車。

朋友就是搭上這種通勤電車，一路上搖搖晃晃地，只聽見懸在天花板上的電扇「噤哩噤哩」的轉動著。他斜倚在窗邊，面對四周的黑暗，不知道想些什麼，想著想著就睡著了。醒來的時候，看看手錶，火車已經停在同一個地方四十分鐘了。

他察覺有點不對勁，記得剛才車廂內有人抽菸，但是抽菸的人不知道跑哪兒去了，車廂上其他的乘客也消失不見了。記得後面有兩位剛放學的夜校生，有說有笑的在閒聊，可是這會兒，他們全不見了。已經下車了嗎？他心中納悶……

望向窗外，明明是黑夜的風景，不知怎麼地呈現出老照片似的泛黃光澤，他看見整片的青草被微風吹拂，向遠方擴散綠色的波浪，他聞到迷人的青草味，而觸目所及猶如單純的西部牛仔在黃昏對決的場景，此刻的他，坐在一節藍色的車廂中，看著夕暮的色彩變換，一片落葉，輕輕的飄墜在他的面前。

車子動了，感覺得到輪子似乎正在換軌，並且向前推進了幾步又停頓下來，可能是例行的會車，通常頂多等個五分鐘，來車就會快速通過，只是這次停得似乎過久，他感到有點不耐煩。

遠遠的看到了站務員來查票，他取出車票給站務員，對方只是制式地在車票上打個孔，確認車票無誤，便繼續朝下一個車廂移動，站務員的眼睛好像固定在空間中的某一點，根本沒有正眼瞧他。他有點惱，覺得自己不被尊重。

在車子進站前，通過了丘陵地的山洞。

這班通勤列車是夜間發班的，雖然他買不到臥鋪車票，因為搭乘的人不多，所以勉強靠著硬背的綠色座椅還可小寐一會兒，柔柔的清風隨著敞開的車窗吹入車內，更有助眠的效果。

當火車開進小站後，他揉揉惺忪的雙眼，看見許多人擠在月台，只為了趕搭這班火車。他十分驚訝：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在月台上候車？這麼晚了，他們想到哪裡去？

入夜之後，室內的燈火全部打亮，戶外偶爾還傳來一兩句稀落的蟬聲，夾雜在一長串噪人的蛙鳴裡。

打開落地鋁門窗，有幾絲涼風吹來，驅逐了白天裡留下的燠熱。庭院中的榕樹枝葉，還不住的打擺美麗的身段，就是那胡亂攀爬的菜瓜藤子，彷彿也伸出幾隻小手要溜進屋裡似的。母親手拿竹編的圓葉扇，一股勁的直搖，這樣的初夏之夜，令我興起幾許思親幽情。

父親還在世的時候，最喜歡在菜瓜棚下睡覺。他那肥胖的身軀，動不動就流了一身汗。晚飯時喝過酒，總要到庭院口吹吹風，乘乘涼。他用兩只小木椅子，架起一塊廢門板，然後躺上去，手搖著紙扇，一邊抓著瓜藤晃起腿，一邊就呼呼呼地睡著了。

有時朋友來訪，他就坐在那門板床上招待客人喝酒。那時我還小，經常繞在他們身旁，隨手抓著花生豆子吃。遇到大熱的天氣，父親會差我到市場口買個大冰塊回來，敲碎了泡酒，多餘的冰塊就分給我們幾個小孩，在嘴裡一口一口的咬碎吃。

以前的家，實在小了些，加上人口眾多，到了夏天，屋裡總是悶熱難當，父親就經常在那門板床上過夜，我也老愛擠在他身邊，一覺到天亮。但母親怕我著涼，不許我露天睡，我還記得父親對她說，浸了露水的小孩長得快，就像植物一樣，母親氣他不過，總是趁他睡著的時候，悄悄的把我抱進屋裡。而第二天早上醒來，我總不忘去向父親告狀。

直到我長大，當然是不愛跟父親擠著睡了，然而他的身邊也沒空著，他上街去買了一台收音機回來，每夜在他的耳邊放些音樂，聽聽大補丸或強胃散的廣告，不久也就睡著了。

有一年的夏天我正在戀愛中，經常出去約會，很晚才回來敲門，父親因為睡在院子，經常都是他起來為我開門的。後來他似乎有些厭煩，所以每次回家總要挨他一頓罵，而我也時常跟他抬槓，知道我未回家就不該把門上門。那時候對父親的無禮，反映出我叛逆期的個性，父親也只好一邊罵，一邊由我去了。

二十五、啊！木棉

林明慎

庭院裡的木棉樹，在春節期間開始落葉，一邊落葉，一邊開花。

原本茂密的樹葉，先是一片兩片的飄墜，然後是滿樹黃葉，風吹過就一把兩把的輕輕扯下，再到後來是只要有誰大聲說話，用力呼吸，葉子就翩然飛落。甚至我覺得，葉子們簡直就是迫不及待的縱身跳下！因為，我清楚聽見它們觸地的小小一聲「撲！」儘管是極細微，卻依然鏗鏘結實的碰擊，在蕭瑟的庭院裡，給我大大的震撼。

和遍地枯葉相映的，是樹梢冶豔恣放的花朵。當思緒因為多看了落葉而跟著黯然沮喪時，四瓣一朵，橙紅美豔的花兒，重新開啟我心底的歡愉。它們在枝頭笑出一片烈火般的天空，也按摩我已然疲憊蹙結的眉眼。儘管少了綠葉襯托，它們依舊落落大方，在我的注視下綻開花苞，展露風華，而灰色天空，便被這熾旺的花火燒灼成亮麗明媚的春色。

終於，樹上的葉子掉光了。我持帚的手才想放下，而綻開的嫣紅木棉花朵竟又跟隨葉子的腳步，把枝頭的風采化為樹下我的不捨歎息！

掉光了葉子，好凸顯枝頭朵朵簇簇的紅燄；可是，連花兒都像天女散花般紛飛而下，卻又是何苦？花瓣仍彩妝著嬌嫩的紅顏，躺在地上猶自含笑呢！抬頭看木棉樹，禿禿的枝條有什麼好？不禁要怨它：做什麼傻事？弄得自己一無所有！

然而，木棉樹如同魔術師，朝空中擺頭伸手，頃刻間，身上就又掛著一個個長橢圓形的綠果，望去，像藍天裡點上許許多多驚嘆號！莫非，它擷取了我的感喟，悉數掛在枝頭？還是，它撿拾了花的身形，要將美麗的生命延續？

四月天，院子裡的木棉樹長滿新綠。迎風搖曳間，一片片棉絮飛散出去，飄飄渺渺，穿過綠葉枝桠，越過屋頂窗沿，落地後詩意全無，它們吸滿水氣附貼在草葉上，形同一處處發霉的白斑，庭院裡的如茵綠草因此狼狽至極。

啊！木棉，他終究要務實地尋找生命的出路。美麗，不是生命的全部；回歸塵土，才是生命的開始。

是起點也是終點，是開始也是結束；是歡聚也是離散，是出發也是歸宿。

從來沒有一個地方，能匯集如此眾多的流動量，從來沒有一個地方，能擁有如此豐富的悲歡離合。從清晨到白晝，從黃昏到晚上，從黑夜到黎明，數不清的腳印，帶著來自各地的泥土。重重疊疊，密密麻麻踩上去。有紅色的土來自山間，有褐色的土來自田野，有黑色的土來自城市，有白色的土來自海濱。聚攏又散失，堆積又瀉落，沒有一粒種子能在這種土裡長根，如同沒有一雙腳步會在這裡駐留；緣因——這只是流動的浮土，這僅是過往的月台。

月台展延在任何一个城與城交接的動點，守望在任何一个城鎮的邊緣，它只是默默地佇候，騷擾不停的是人們，為生活、為名利、為野心、為夢想……來來去去，忙忙碌碌，這是個製造離散的時代，列車頻頻靠站又開走，卸下一批乘客在月台，又從月台上載走了另一批。來的腳步掩蓋了去的腳印，去的腳步也覆蓋了來的腳印。輕快的腳步播散著歡聚的愉悅，沉重的腳步載負著如許離愁，從容的腳步踱向預定的目標，匆忙的腳步顯示心情的迫切，遲緩的腳步纏繞於厭倦，悠閒的腳步只為一次探訪，也有猶疑不穩的腳步，屬於那迷失了自己的旅客。

多少次，我也曾被卸在月台；多少次，我也曾從月台離去，我不知道自己的腳步又顯出什麼？近年來，別離總多於團聚，失望總多於獲得。寂寞、惆悵，和一份深沉的蒼涼，常是我密切的旅伴。離去不是離去，心仍縈留於親情，歸來不是歸來，浮土又焉能紮根？

人生旅程中有無數的月台，生命旅途中有無數的驛站。所有的台和站，只是供中途小憩，只是供轉車再出發。別長期滯留，沉滯不是寧靜，將使靈魂腐蝕；別長期停頓，停頓不是安定，將使生命萎靡。

是起點，但願不是終點；
是開始，但願不是結束；
是出發，歸宿尚待尋求；
是離散，歡聚當可期待。

攜著輕便的行李——裝滿信心和小小的願望，我隨時準備踏上人生的月台，只等待時間的列車來到，出發再出發！

從約旦安曼向南走，二百公里都是枯燥的沙地和沙丘，令人厭倦。突然，遠處有一種紫褐色的巨大怪物，像是一團團向天沸騰的湧泉，滾滾蒸氣還在上面繚繞。但這只是比喻，湧泉早已凝固，成了山脈，繚繞的蒸氣是山頂雲彩。人們說，這就是佩特拉。

十九世紀，一位研究阿拉伯文明的瑞士學者從古書上看到，在這遼闊的沙漠裡有一座「玫瑰色的城堡」。他想，這座城堡應該有一些遺跡吧，哪怕是一些玫瑰色的碎石？他經過整整九年的尋找，發現了這個地方。

山口有一道裂縫，深不見底。一步踏入，只見兩邊的峭壁齊齊地讓開七八米左右，形成一條彎曲而又平整的甬道。高處窄窄的天，腳下窄窄的甬道，形成兩條平行線。兩邊緊貼的峭壁，有的做刀切狀，有的做淋掛狀，全部都是玫瑰紅。中間攙一些赭色的紋、白色的波，一路明豔，一路喜氣，款款曼曼地舒展進去。

甬道的終點，是鑿在崖壁上的一座羅馬式宮殿。這座宮殿，出現在這個地方，幾乎每個旅行者都會蹣跚停步，驚叫一聲。底層十餘米高的六個圓柱，幾乎沒有任何缺損。進入門廳，有台階通達正門，兩邊又有側門，門框門楣的雕刻也十分完好。

門廳兩邊是高大的騎士浮雕，人和馬都呈現一種簡練飽滿的寫意風格。二層是三組高大的亭柱雕刻，中間一組為圓形，共有九尊羅馬式神像浮雕。宮殿的整體風格是精緻、高雅、堂皇，集中了歐洲貴族的審美追求，而二層的圓形亭柱和一層的寫意浮雕又有鮮明的東方風格。

這座宮殿，你甚至不願意把它當作遺跡。它的齊整程度，就像現代剛剛建成的一座古典建築。但現代哪有這般奢侈，敢用一色玫瑰紅的原石築造宮殿，而且是鑿山而建？

這座宮殿被稱之為「法老寶庫」。再走一段路，還能看到一座完好的羅馬競技場，所有的觀眾席都是鑿山而成，環抱成精確的半圓形。競技場對面，是大量華貴的歐洲氣派的皇家陵墓。此外，玫瑰色的山崖間洞窟處處，每一個洞窟都有精美設計。

站在底下舉頭四顧，立即就能得出結論，這是一個夢幻般的城廓所在。這個城廓被崇山包裹，只有一兩條山縫隱密相通。這裡乾燥、通風，又有泉眼，我想古代任何一個部落只要一腳踏入，都會把這裡當作最安全舒適的城寨。

二十八、故鄉那條黃泥路

顏崑陽

每個人的記憶中，都可能曾有一條印象最深的路，路面鏤印著他疊疊的履痕。履痕可能由小而逐漸變大，那是他成長的軌跡；在這條路上，來往往往間，從孩童的蹦蹦跳跳，到成年的步履沉穩。或者，履痕也可能有深有淺，那是心緒的顯影，腳步隨著喜怒哀樂而快慢而輕重。這樣一條路，誰能將它忘記！

你也有這樣的一條路嗎？我有。走過的路已經千千百百條，但記憶最深的卻仍然是故鄉那條黃泥路。

我曾在這條路上踩踏了八年，每天總要來回走一趟。從念ㄅㄆㄇ走到念A B C D；從跌跌撞撞的孩童走到奔騰跳躍的少年。我們就是走在這條路上長大的呀！不但路面鏤印著我們成長的軌跡；路旁很多地方也都藏著我們吵吵鬧鬧、歌歌哭哭的故事。這樣一條路，誰不永遠都記得呢？

那時，我們都還小，因此覺得這條路特別長。第一次走上這條路到鄰村讀小學，有些害怕，也有些興奮。手上提著草編的書袋，嘴裡含著一顆糖球，赤腳踩著夾雜碎石的黃泥；短小的腳印輕細地鑲嵌著路面。怎麼這樣遠？我們走得有些累了，就找棵木麻黃的樹頭坐下來，拿出剩下的糖球，塞進嘴巴，慢慢地吮食著。那時，我們真覺得這條路特別長，小小的步幅似乎跨不盡遙遠的路程。隨著年歲的增長，路彷彿逐漸在縮短。到小學將近畢業時，那種奔騰跳躍的年代啊！幾乎常在放學後，舉著林投樹葉作成的風輪，迎向呼嘯的北風，疾奔回家。風輪轉成淡淡的圓圓的影子；而在玩興未盡時，路已完全被拋在身後了。

那時，我們都還小，因此覺得這條路特別寬。西半側是我們的步道，偶爾有些大人騎著單車經過，我們便成群追趕在後面，笑著嚷著，彷彿逐車吠叫的小狗。「載我啦！載我啦！」假如碰到什麼叔公啦伯父啦！手腳敏捷的傢伙，早已跳上車後的行李架了。

東半側是兩條深凹的車轍，不知有多少牛車的鐵皮輪子重疊地輾壓而過；那是祖先耕耘收穫的銘記吧！有時候，我們也喜歡踩著車轍而行，讓腳掌感覺那種泥土被輾壓過的平滑。最高興的是正好有空牛車駛來，我們便蜂擁地爬上車，讓老牛辛苦一程了。假如正臨黃昏，你能想像嗎？坐在緩緩搖盪的牛車上，看著一輪滾落稻田中的紅日，看著晚霞焚燒那片木麻黃圍護著的遠村，我們竟然不知什麼時候都靜默了下來。

（節選）

二十九、欖仁樹

杜虹

使君子科的欖仁樹，是季節落葉性喬木，枝條層層橫生呈水平形狀；葉片倒卵形，叢生於枝端，基部較狹窄，葉面寬闊，洋溢著濃郁的熱帶氣氛；花朵細小，黃綠色；果實扁橢圓形，二側有脊呈骨狀突起，樣子很像橄欖的種子，欖仁樹的名字便是由此而來。它的果實果皮堅硬富含纖維，這樣的構造使種子得以藉海潮漂流傳播。

對於時序的轉換，欖仁樹有著敏銳的感受力。它的葉片總在秋涼時逐漸轉紅，然後隨風飄落；整個冬季，它以枯禿的姿容，寂靜等待再一次全新；當時令透露出春的訊息，欖仁樹的新芽便競賽似地在禿枝上吐展，初生的光彩散放著盎然的生趣，滿樹光鮮；而新葉尚未完全開發，已經看見花朵綻放；夏天，則是綠葉繁茂和結果的季節。欖仁的葉片，就這麼隨著季節遞嬗，無始無終地飄落與重生……。

而這般隨季節改變外貌，當然是為了更適合於大自然中生存——脫盡全身的葉片，可以減低水分的蒸發散量，安度生活環境裡秋冬乾旱的季候；新葉則可提高光合作用的效率。

欖仁樹原產地在熱帶海岸，因為樹形美麗且具四季落葉的特性而被廣植於各處。在台灣，恆春半島墾丁至鵝鑾鼻之間的熱帶海岸林是它的家鄉。每年秋冬時節，這個地區總可以看到為數不少的欖仁樹紛紛變色，為節氣添加幾分情致。

居住在墾丁，每天上下班都會走過幾棵欖仁樹。許多時候，我都忍不住在樹下逗留，尤其是新葉在落山風中萌發的時刻，那滿樹雀躍的生意，便彷彿在演奏春之歌。許多朋友都愛欖仁樹秋天的風情，是的，秋天的欖仁樹紅葉頗美，但我始終更愛看儲蓄著生命的芽苞，在強風中無畏地開展，一天比一天更綠、更茁壯。

也喜歡在秋天的夜晚走過欖仁樹下，欖仁樹的果實會在晚風中散發如使君子花一般的香味——我第一次在秋風中聞見這果香時，以為是花香，經一番找尋，才知道那原來是成熟的欖仁果發出的香味！

你留意過欖仁樹的四季變化嗎？在一種熱帶樹種身上，也能讀出四季。

三十、鉛筆尖的幸福記憶

賴光真

每個人總會對一些特定的人事物有著特殊的記憶。這些特殊記憶的人事物一旦從心底竄出，或被喚醒，莫名地會牽動我們嘴角上揚，滲出絲絲甜甜感覺，這應該就是每個人的幸福記憶吧！

有些人的幸福記憶是熱騰騰冒著蒸氣的火鍋，有些人的幸福記憶是毛毛雨中共擠傘下的身影，有些人的幸福記憶則可能是一張張承載祝福的卡片……但對我而言，我的幸福記憶卻是削尖的鉛筆。

我對削鉛筆特有癖好，尤其更喜歡用削鉛筆機削出來，尖尖的鉛筆。鉛筆插入削鉛筆機，一手壓住，一手轉動把手，繞個幾圈，「喀拉喀拉」幾聲，便能神奇地獲得一枝尖得不得了鉛筆。削鉛筆機削出來的筆尖，渾然的圓率，均勻的斜度，真是一種無瑕的完美線條。

不知怎麼地，用這樣削尖的鉛筆，寫出來的字就是特別工整漂亮，考試成績也特別的好。

小時候家境不好，削鉛筆機並非家裡願意購買的文具，所以多半還是用一般刀片來削鉛筆。很久以前，小學生的鉛筆盒裡，必定都有一把「手牌」刀片，客家話管它叫「洋刀」（小時候我都以為是「羊刀」，百思不得其解它跟「羊」有什麼關係，一直到成年，我才意識到原來是「洋刀」）。用這種刀片削鉛筆，力道不太好拿捏，小學生技術欠佳，多半削得好似狗啃。

除了洋刀之外，我的故鄉銅鑼，鄰近木雕之鄉三義，父親因緣際會也從事過雕刻工作。雕刻師傅的工具當然就是各式各樣的雕刻刀，我童年時代的鉛筆，便常用家父的雕刻刀來削。國小時代，每逢月考，考前都要慎重地用心準備好鉛筆，有一回考前，父親發現我鉛筆盒裡有三枝新的長鉛筆、兩枝用了比較久的短鉛筆，還鄭重其事地建議我多帶一枝或少帶一枝，以免考試有個「三長兩短」。

曾幾何時，買削鉛筆機不再是難事，一節一節能換筆芯的自動鉛筆開始流行，後來進化到用手壓推出筆芯的款式，削鉛筆開始不再是小朋友的必然記憶。迄今，人們偏愛使用原子筆或鋼珠筆；更甚者，電腦取代了紙筆，拿筆寫字的機會愈來愈少，削鉛筆在許多人心目中，大概已經淡忘殆盡。

不過，偶爾需要寫字，我還是很喜歡拿起鉛筆來。而在寫字之前，總要先把鉛筆插入削鉛筆機中，痛快地轉它幾回，把筆端削得如針尖，湊在眼前欣賞欣賞它的完美，然後再滿心歡喜地寫字。幸福，夫復何求？